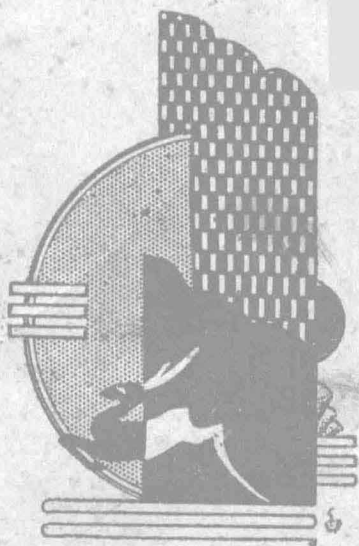


戈其定全集

下

龔定盦全集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版權
所有

版出月七年四廿

新式標點
龔定盒全集

冊二斐淨

定價二元四角

自 龔 何
珍 銘

新 文 化 書 社
上 海 四 馬 路
新 文 化 書 社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著者 校訂者 出版者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說唐金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彭公金傳	濟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龔定盦全集 下冊

仁和龔自珍瑗人誤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竄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義炎頃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墮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懲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奔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奔清代父。譴戍伊等。旣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効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字有。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墮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

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 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書蘇軾題臨臯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臯亭之上。

裴鞏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臯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慕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環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慕之。以其有飄飄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墨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眞公主奉張眞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難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窗露閣事竊窺。李商隱

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簡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跋北齊蘭陵王碑。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卽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臧錢唐何夢華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逾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固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盦道人跋。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熹。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第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第五重心。見儒之魁頓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

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第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呶。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巧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第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跋破戒草

余自庚辰之秋戒得詩。於故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無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跋少作一卷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旣竣。於敗簾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崢嶸。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

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瞻瞻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矚矚然。邁邁然。朱文正詩。稱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隲。遠且長也。榛乞雪卷尾。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嶠之山。東歸。盡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嶠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其闕一二名。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燭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

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撫逸一篇。附卷尾。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慶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不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得儒耳。剽目誦。不如郊子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慙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興臺。尙不如尉繚

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直穰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疏。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疑。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胸臆而呆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傳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閣。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脛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鏗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子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鑒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觀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臺載大樂。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弔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入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聳。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躡。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窠臼。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讖。如諷如絲如庾。雖瑣屑有足喜者。梁王文學儻皆習之。此作恐遂無嗣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配崇盞氛掃。

寇討莠除凶。旌旗藏怒。祝禱歸衷。菟苗獮狩。三豎十攻。飲至安佑。延進瞽矇。泰元后嫗。燠燠熏穹。瓊瑤瑤珮。紀烈采風。狄鞮演焚。闕燧消烽。館函潮澗。壤硝冰冲。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介壽。旨畜禦窮。搜山掘穴。軫環抱痾。伏苓枸杞。昌歎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斷牢籠。竺佛誕降。僧剎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槌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茵菖呈峯。拯蘇焚溺。警喝一作逃。聾閨闌裏。哲并翟祁。僮鶴鸞嵌飾。鳩鵲鑲銅。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簌眉桂。圓鵠辜蓉。啼妝歛妒。冶夢憐恫。頰鬢暈枕。搗管汗形。娉婷綵綵。姪姪玲瓏。葳蕤芳澤。雪艷嬌融。梅蜨竹亞。窈窕遂穠。愁眉睞。鑿姑邁姬。穠春臺霽。敞行開。鬢虬。襪祥褫。社禔應。龍鴻巫芭。選隊千戟。佞童。讎。癘。祈昇蝗蠱。咸秩郊祗。嚙圭臚旅。磔攘婆娑。肝蠶肺滑。已戒辛祈。謀弓等舞。禡禱蚩尤。蜡餞貓虎。札瘥天昏。砭裘瘰癧。漕粟牽船。征商權鹽。緡泉貸逋。關津弛苦。幼狎囊鞭。毫肆豆俎。饋鈴寢。弢。颺笏笏。識緯衆錄。置冊襲奔。一變膺寄。六藉司詒。彝鼎由珎。璜琬瑤。籛篆蝌籀。剗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淫。醜醜肺腑。鑿拚鬥智。馮陵醜虜。謀祕算殫。財贏勇賈。鬼閭呼吸。電激吐菇。乾元坤喪。翻反奪汝。隼擊歛逝。颺技危許。飯輓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譟輯肱臂。揮波灑瀾。贈申慰甫。爲鴛戟梁。鳧鸞嬰渚。陔邱懲佚。袁回饌譜。原隰駟騏。蘋繁筐筥。麟趾寢。臧。物庫溢渚。眷錫曼羨。耆耄純嘏。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原作詩。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揚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

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最錄李白集

襲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時當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堅蕭士贊。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篤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在公彭春。護軍統領修實。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修實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造。籐牌爲主。領籐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陸辭禮部主事仁和襲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中虛。假使一作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况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粵門。距廣州城遠。夷勸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勸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粵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粵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裴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觝。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禹箕子言如此曰。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勸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鯨鯢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也。非橫海將軍也。况路路

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陳之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附來札

定齋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輾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紬繹大作。雖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附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陛辭日。諭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

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爲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陞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歛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末祖飲公酒且曰以畫之長羸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畫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

公有懋德以遠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蘊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願顯其行簡簡其聲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僊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寧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胥取豐子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醞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鞏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慍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三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邁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遄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私爲每懷一作懷私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句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駢駢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銜鼓夕沉。吏士就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烟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樣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曰。慰公矣。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者。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澌。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訐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埳。心已定矣。